

春游  
◎ 冯周鼎

## 斜光照耀蒸饭铺

◎ 天凌

一抹清晨的阳光正好打在蒸饭铺上,把这小小的早点铺分成幽暗与明亮的两半,站在光线分界处的,正是眼观八方、手上忙碌的齐嫂。

“齐嫂,要一份咸的蒸饭包油条,多放点白芝麻。”

“好嘞,知道你不肯给孩子吃火腿肠。你自己来一份白糖黑芝麻馅儿的?”

买早餐的是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妈妈,她停在慢车道上,取下头盔,笑道:“齐嫂真是好记性。”接着,她用胳膊肘捣了一下后座上的孩子,“快点,拿着妈妈的手机,去扫码付钱。”

那个孩子便翻身下车,来到齐嫂的店铺前。早上7点多,送娃上学的家长和孩子纷至沓来,齐嫂忙得头都抬不起来,但手下的动作依旧一板一眼,丝毫不乱。与一般早点铺胡乱称好了糯米蒸饭,堆在白纱布上,咔嚓一声折断油条,一把拧成饭团不同,齐嫂的操作堪称赏心悦目,只见她摊平一个迷你竹帘子,在上面铺一层白纱布,再平铺上白糯米饭,饭上铺上肉松,点缀上榨菜末,撒

上炒香的白芝麻和小咸菜,将迷你竹帘紧紧卷成一个圆柱状,接着,她将竹帘卷子立起来,用小擀面杖从上头探进去,进一步压实饭卷。

最后,打开竹帘与纱布,蒸饭包油条就像饭店做出来的一样整齐漂亮,口感均匀,糯米饭的黏性与油条榨菜的爽脆结合在一起,加上肉松的鲜美,熟芝麻的醇香,滋味的丰富层次,迅速打开了早起人的味蕾。

齐嫂的小店离我家只有20米,面积不过4平方米,离小学门口不超过50米。早上,家长送娃的电动车都像活鱼一样见缝就钻,此时,填肚子的早点铺都不愁生意,何必准备十几种不同的馅料,像星级饭店一样有板有眼地做饭团?针对我的困惑,齐嫂笑道:“圆柱形的饭团不松散,口感好,可以快刀切小段,这样,孩子吃不下也不会浪费,家长可以接着吃。”没错,急于上班的妈妈们已化好了妆,只等把娃在校门口一放,就掉头去上班,此时,就显出齐嫂服务的细致来了:切成小段的饭团可以整个放进嘴里,一

点儿都不会破坏口红。

春天,南烛树的新叶一长出来,齐嫂就卖乌米饭团。她的远房姑姑经常坐着一个多小时的地铁,从郊县给齐嫂送来成筐的南烛树叶。做乌饭很麻烦,要在门口仔细挑拣,去尽老枝,将树叶洗净后放入料理机,加水打成汁,用纱布过滤叶渣,才能成为浸泡糯米的黑紫色的水,南烛树汁浸泡生糯米至少四个小时,蒸出的糯米饭才会是一种晶莹发亮的黑紫色,散发着山野植物特有的清香。

有空的时候,爱动脑筋的齐嫂开始卖双色饭卷:一层乌米饭打底,先铺一层肉松与小菜,再铺一层薄薄的白糯米饭,这样,紧卷的圆柱形饭团切开,一层雪白一层淡黄一层紫黑,像春天的画一样优美。要是乡下亲戚没来送南烛树叶,齐嫂便老老实实做白米饭团,也不肯添加食用色素。她的原话是这样的:“你去看看那些在学校的矮空围墙外,每天拉长了脖子找自家娃的家长,将心比心,不敢给我女儿吃的,哪能卖给别家孩子吃?”



## 江边行走

◎ 孙剑

天气有些回暖的意思。车子往前开了几里,不时见有人将电瓶车靠在江堤,他们扣上羽绒服的帽子,仰躺在车座上享受着日光。午后的江面经阳光的折射、反射,如宋时建盏釉面发出的彩光。

防护堤比以前高出许多,阻挡江水侵袭的同时,也阻止了人们随意攀爬。不远处,护坡下面是一片低矮的芦苇,藏着一些水生植物和动物。有一次,我没有注意那里的告示,为了拍摄芦苇丛中的植物,一步步向外走去,取景正投入的时候,被一个巡逻的民警喊了上来,他告诉我下面被江水冲击的泥沙容易塌陷,很危险。这让我想起在东北林区一样的感觉,暴雪来临之前,总有巡逻的护林人员及时提醒你赶快离开。

那些芦苇从向外接壤的泥滩,落潮后裸露出银灰、土黄色,像一块巨大的磨刀石,更像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切下的山脉横截面。方才掠过浪尖的江鸥,缓缓徒步经过,滩地上刻满了它们的脚印,那些脚印看似杂乱,却像手工绣上去的线条,疏密、聚散恰到好处,又像是来自远古的一串串密码。

这是长江的下游区域,水流的撞击声、拍岸声不紧不慢,少了上游迂回于悬崖峭壁之间的势如破竹。湍急、汹涌的长江经过起承转合,到了这里瞬间坦然舒展,从激昂壮丽变成了烟波浩渺、广阔和宏伟。

从长江的北支看南岸,一架风车林立,硕大的扇叶徐徐转动。江畔高楼拔地而起,仿佛《长江万里图》上泼墨、积墨、破墨过

后的淡淡烟岚。

堤岸北侧,这些年植下落羽杉、金丝垂柳、红叶石楠、木槿……据说这些树木,抗风能力强,更加耐盐碱。现在叶子基本落光。为了扶正这些枝干,防护人员还专门搭了木架子。树林之间,一些黄牛走来走去,马也在甩着尾巴,他们在树木的枯枝之间和你对望。

经过一个江河交汇的河口,只见那里有四五米的成片芦苇倒伏在滩地,枯枝深深地嵌进了淤泥,看上去如同一幅经过层次压缩处理的浅浮雕,可见当时潮水来得多么猛烈,它冲刷着江滩,撞击着芦苇。同样,芦苇也展现着它的柔韧和抗争。两军对垒,最后形成了天地间的线刻装饰,让你不得不惊叹自然的力量。



## 九九艳阳天

◎ 丁维香



我一直以为,“九九艳阳天”指的是“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”的那个“九九”。所以我总疑惑,重阳怎么会“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”?

直到三月的一天下午,在书房坐的时间长了,感到眼睛发花、腰酸背痛,于是出去走走。

春节过后,今年的第一场寒潮雨雪天气延续了十多天,湿冷的空气让人们迟迟不敢换下厚厚的冬装;天空阴沉着,太阳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;下楼在小区里转了好几次,除了梅花凌寒独自开,其他的花花草草们还一副冬眠未醒的样子……春天的脚步似乎还有点远。

然而,遵循着自然的节令,春天总是会如约而至。今天太阳一早就露出笑脸,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,冬天的凛冽之气立马消遁;微风吹面不寒,一股浓浓的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我来到小区旁的景观河边,河面微波荡漾,阳光在水上跳跃,金光闪闪;细看河岸柳,新枝嫩叶,生机勃勃;河中有野鸭戏水,树上有燕子呢喃……春风似剪,不仅裁出了细细柳叶,还剪出了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,沙暖睡鸳鸯。”(唐·杜甫)的浪漫和温馨。

突然,河岸一角有一丛金黄让我眼前一亮,赶快走近一看,原来是迎春花啊!迎春花真是名副其实,“雪雾花梢春欲到,残腊迎春,一夜花开早”。(宋·王安中)迎春花在立春前后就会开放,它不惧严冬酷寒,先春而开,报春消息。此时的迎春花已是缀满枝条,清香扑鼻。

这么好的天气,反正闲来无事,就再往远处走走吧。以前工作的单位在近郊,毗邻一片农田,每天上下班都要从那里路过,从车窗欣赏如诗如画的四季田园风景。去年退休后再没有去过,听说那个地段也在搞开发,去看看庄稼们还在不在。一路走,阳光暖暖地照着,身上开始燥热,额头上沁出汗珠,把外衣敞开。再看路上的行人,尤其是年轻人多已是轻衣薄衫,步履轻盈,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抬头看天,天空高远湛蓝,一架飞机刚刚飞过,留下一道笔直的、白白的长印儿——飞机拉线。这是一架去哪儿的飞机呢?我仰着头、眯着眼,努力想追寻它的踪迹,可是它已经飞远了。

终于来到了那片农田,一眼望去,麦苗儿已经开始返青、拔节了,绿油油的一片。一旁的油菜地里,油菜花开得三三两两的,虽还未成如荼之势,但是谁又能拒绝春风的温柔和春阳的热情呢,不消几日,油菜花们就会竞相盛开,给大地铺上金黄色地毯。蚕豆苗们一簇簇的迎风招展,宽大的叶片间有淡淡的紫色小花。蚕豆花中间有别致的小黑点,活脱脱一只只美丽的蝴蝶,似乎随时就要飞起来。想起来小时候玩的找蚕耳的游戏,我弯腰仔细搜寻却没有发现一个蚕耳,但并不感到扫兴。

有些累,但心情却愉快。回程还是步行,这一路以前不知开车走过多少趟,但像这样“陌上花开缓缓归”还是第一次。艳阳高照,万物苏醒。花儿香,鸟儿鸣,春光惹人醉。不由得哼唱起来: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……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。”等等,“九九”?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,五九六九沿河看柳,七九河开八九燕来,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”

我晒着三月的太阳,才蓦地悟出,原来“九九艳阳天”是“耕牛遍地走”的“九九”啊!

